

從粵中名門望族末世走出的一代英才

黃世仲的家世和早歲生活

顏 廷 亮

黃世仲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功勳卓著的革命家、宣傳家和小說家。然而關於黃世仲的家世和早歲生活，由於相關資料奇缺，一向很不清楚。建國前後，雖有人進行過深入研究，但研究者並不多。據現在所知，內地建國以前，僅有馮自由和楊世驥二位先生做過這一工作。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之交，馮自由先生就在《洪秀全演義 作者黃世仲》一文*1中寫道：

番禺黃世仲，字小配，別號禺山世次郎。少穎悟好學，讀書過目成誦。

之後，楊世驥先生則在《黃世仲》一文*2中寫道：

他的祖父父均以理學著稱，本為粵中望族。年十六，從南海朱次琦（按，當為朱次琦）受學……。甲午、乙未（1894-1895）間，他的家道中落了，就只身前往南洋謀業。

二位先生的記述雖甚簡略，却十分珍貴。此後的許多年中，再未見到過相關記述，包括筆者本人在內的研究者們一般均是從二位先生之說而已。直到1999年9月香港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出版的方志強著《黃世仲大傳》中，才有如下較詳的記述：

黃世仲……祖父名仕華，生有四子一女，長子有忠，次子有財，三子有騰（世仲之父），四子有滔，女名孺姑。曾高祖名號已失傳。高祖原籍順德金（甘）竹勒流，后分枝番禺，曾在鶴洞設塾館教書。溯其先祖淵源，據嘉慶二十五年仲

冬十六傳孫步聖（曾與方獻夫有詩唱和）謹志世系圖（黃垂憲堂族譜）載：“始祖（至治三年）黃元甫，字道宏，號郎峰，妣施氏。郎峰太祖先自江夏遷五粵之雄州，世次邈哉，弗可紀矣。公生於保昌珠璣里，宋季始遷順德甘竹樓，卜居右灘羅香坊，是為我族之始祖。始祖升遐之后，有婿千戶牛氏點穴與妣施氏合葬新會曲蘅園”。

道光咸豐同治年間，戰爭頻繁，高祖遷居番禺大橋，家道漸中落。至世仲父輩，已窮至連鍋鏟都無一把，且已目不識丁。世仲父親只好挑菜往佛山等地出售，以維生計。其往來佛山途中，常將瓜菜寄放佛山一紙廠老板店中。老板見其忠厚勤懇，便收留在廠打工，且為之取（娶）妻。後來又將紙廠交給世仲父親打理。

另外，方志強先生在其大著中還設有專節以記述黃世仲早歲生活情況。據知，方志強先生的所有記述，是在參閱一些文字記載，並在從黃世仲后人如外孫陳基、陳堅和姪兒黃鑑泉等先生處獲得的回憶性文字或口述材料、特別是黃世仲的女兒黃福蓮所遺留下來的有關回憶材料的基礎上做出的，因而不僅較詳，而且相當可貴。

不過，在內地，有關的記述不僅只此而已，而且大約由於受客觀條件限制，方志強先生和楊世驥先生的記述相比，不僅互有不同，而且拋開其是否確當一層不說、但就詳略度一層而言，方志強先生的記述已嫌簡括，馮自由和楊世驥二位先生的記述就更是如此，因而也就仍使人們對黃世仲的家世和少年時代若明若暗、所知無多。

令人深感高興的是，很早以前，香港就有專家學者對黃世仲的家世和早歲生活進行過長期的、內地專家學者一向不知的研究。據最近幾年間馬楚堅先生所著《黃世仲與南漢演義》*3、《宣傳辛亥革命之文字功臣：黃世仲行實考》*4等文宣示，在楊世驥先生之后、方志強先生之前，身在香港的羅香林先生不僅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對黃世仲的家世和少年時代進行過考察，並在之后將其考察所得在所撰《乙堂筭記》*5等著作中予以記述，而且由於他的考察更為周密，因而他的記述也就更為詳細、更為可信。另外，最近幾年間，關國煊先生《黃世仲（1872-1912）傳略》*6也有相關記述，而馬楚堅先生更在羅香林先生記述的基礎上進一步對黃世仲的家世及其少年時代進行了辨析梳理，從而使黃世仲的家世及其少年時代更是豁然大白。因而，筆者也就擬以羅香林、關國煊、馬楚堅等三先生的記述為基礎，對黃世仲的家世和少年時代加以記述。

當然，學術研究的規律決定：即使是羅香林、關國煊、馬楚堅三位先生，其記述也還是會有若干可以再行商榷之處，再加上其記述與其前專家學者的記述間有不同，

因而筆者在記述的過程中還將進行若干辨析。如有不當之處，尚望批評指正。

(一)

黃世仲名謨，字世仲，又字小配，號棣蓀、禺山次郎，以世仲行；筆名黃帝嫡裔、禺山世次郎，別署棣、隸、棠、配工、棣蓀、轅孫、騰瀾、駕蕭、亞堯、老棣、笑評、拾言、黃棣蓀、世次郎、嶠山次郎、世次郎小配、世界一個人等。生於廣東番禺菱塘司崇文二十四鄉大橋，即今廣東省廣州市芳村區東漵街西塋大橋。

黃世仲當生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其具體究竟是哪一年？這是黃世仲研究中首先碰到的問題之一。一直到現在，關於這個問題，研究界的回答不一，主要有：

1871年說。見李育中先生《洪秀全演義 作者黃小配》*7、張解民先生《黃小配》*8、司徒彤先生《辛亥革命宣傳家黃小配》*9、陳澤泓先生《小說亦作革命言 清末小說家黃世仲》*10。

1873年說。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小說史稿》*11、黃鈞先生等主編《中國文學史》*12、苻實先生《晚清小說家黃小配生平》*13、鍾賢培先生主編《中國文學知識寶鑑（近代卷）》*14、羊阜先生廣東人民出版社本《洪秀全演義》之《前言》*15等均主此說。

1874年說。見姚福申先生《黃世仲疑案新探》*16。

不詳說。《中國新聞年鑑》（1983）*17之《新聞界名人介紹》、秦亢宗先生主編《中國小說辭典》*18之《黃世仲》條等均主此說。

光緒初年說。冼玉清先生《廣東文獻叢說》*19謂黃世仲“生於光緒初年”。

1872年說。此說出現較早。姜亮夫先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所撰《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20中，就已以1872年為黃世仲生年。

鑑於諸說紛陳，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筆者就曾據黃世仲本人的一個說法撰寫《黃世仲〔辨康有為政見書〕弁言》一文*21贊同1872年說。此后，筆者雖然於此並不動搖，但大約是由於人微言輕吧，研究者們雖然持此說者越來越多，而直到不久之前，持不同說法者依然存在。馬楚堅先生在上揭《黃世仲與 南漢演義》中就說：

黃氏生年，洗玉清氏稱為光緒初年，然據黃撰《辨康有為政見書·弁言》自稱年三十二，而稿自署癸卯年，即清光緒二十九年、西元一九〇三年，以此上推，當生於清同治十五年（一八七—）（按，“十五年”當為十一年），足證洗氏之誤。陳堅氏則作一八七二年，大抵依顏廷亮先生等說，以陳為黃外孫或承自母氏，世有從之者。

在上揭《宣傳辛亥革命的文字功臣：黃世仲行實考》中，馬楚堅先生的說法大致相同，惟一的不同是將末句“世有從之者”改為“從之”。顯然，馬楚堅先生雖正確地指出光緒初年說不正確，但他自己却是主張1871年說的；所謂“世有從之者”表明他其實並不同意1872年說；改“世有從之者”為“從之”，似乎同意了1872年說，但並非由於據其考辨出之，而僅是由於陳堅氏持1872年說、而“陳為黃外孫或承自母氏”，其所具勉強之情似仍有之。

然而，馬楚堅先生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馬先生主張1871年說的根據，是黃世仲在“癸卯年冬月”即1903年冬所寫《辨康有為政見書·弁言》*22中的如下一語：

余生三十二年，無一事可以告國民者。

其實，筆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撰文贊同1872年說時，也是以黃世仲此語為據的。另外，黃世仲與此相同的說法還見於其更早一些時間發表於1903年3月12日《天南新報》上的《保壽命說》*23，其中說：

余嘗告人曰，今年虛度三十二矣……

可見黃世仲確實是以1903年為自己年32歲之年、研究者也是確實可以據以推算黃世仲的生年。問題是，既然根據相同，那麼在黃世仲生年問題上為什麼馬楚堅先生會主張1871年說，而筆者則迄今仍要堅持1872年說呢？原來，馬楚堅先生是以現今的年齡計算法推算黃世仲的生年，而筆者是按照中國傳統的年齡計算法推算黃世仲生年的。按照現今的年齡算法，所謂多少歲乃是實歲，即到出生之第二年才計為一歲；推算下來，黃世仲自然出生於1871年。按照中國傳統的年齡計算法，所謂多少歲乃是虛歲，即出生當年就已計為一歲；推算下來，黃世仲就應生於1872年。而在上世紀初，年齡乃是取中國傳統的計算法的。因而，筆者仍然認為黃世仲的生年乃是1872年，而不是馬楚

堅先生以及別的一些先生所主張的1871年或某些先生所主張的1873年、1874年、光緒初年，當然也並非《中國新聞年鑑》(1983)等所說的“不詳”。

(二)

關於出生於其中的黃世仲的家世，楊世驥先生在上揭《黃世仲》一文中說是其祖和父均以理學著稱，本為粵中望族，至甲午、乙未(1894-1895)間家道中落；方志強先生在上揭《黃世仲大傳》中則據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仲冬黃氏撰《黃垂憲堂族譜》等資料，歷敘其太祖自江夏遷至粵之雄州、宋至治三年(1056年)出生之始祖黃元甫於宋末又遷至順德甘竹樓、“原籍順德金(甘)竹勒流”之高祖“道光咸豐同治年間”再分枝番禺而“家道漸中落”乃至黃世仲祖輩和父輩的大致情況，以為黃世仲先代雖為粵中望族，而從高祖輩起家道已漸中落，至父輩已窮困非常且已目不識丁，已難說是以理學著稱、粵中望族。顯然，楊世驥和方志強二位先生的記述互有不同。那麼，黃世仲家世如何？其祖與父是否以理學著稱？其家族是否本為粵中望族？

馬楚堅先生在上揭《宣傳辛亥革命的文字功臣：黃世仲行實考》中，據上揭羅香林先生《乙堂割記》所收《革命宣傳家小說名家黃世仲家世訪記》及其所引錄之清嘉慶黃氏撰《黃垂憲堂族譜》、清郭汝誠撰《順德縣志》*²⁴之《黃民准傳》及《黃士俊傳》等資料，對黃世仲的家世進行的詳細而可信的考析和勾勒，實際上已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馬楚堅先生先是徵引《黃垂憲堂族譜》中的如下文字：

吾先為粵中望族，以理學見著於世。傳至十六世邦直，師事湛子甘泉，以貢仕訓令、教諭，愛民造士，有令譽於地方；步聖，好學，不重名利金帛，教讀毓秀為樂，尤與方獻夫友善，時相酬唱，嘗志世系圖曰：“始祖元甫，字道宏，號郎峰，生於至和三年，妣施氏。郎峰太祖先自江夏遷五粵之雄州，世次邈哉，弗可紀矣。公生於保昌珠璣里，宋季始遷順德甘竹堡，卜居右灘羅香坊，是為我族之始祖。始祖升遐之后，有婿千戶牛氏點穴與妣施氏合葬新會曲萌園”。邦子珠江，領嘉靖戊午鄉薦，令武昌，歷官兵備副使，祀鄉賢。聖曾孫亮垣，萬歷丁未科狀元及第，歷官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

然後參考《順德縣志》之有關記載寫道：

由是可知黃世仲先世黃元甫出世（生）於江夏保昌珠璣里，時宋仁宗至和三年（一五〇六），及長，初移廣雄州，至晚年逢金人侵宋之際，再遷順德，遂為順德黃氏始祖。邦直，名民準，以字行，號慎齋，嘉靖元年（一五二二）歲貢，任福建政和司訓令；九年（一五三〇）秩滿遷廣西平樂府訓導，調富川教諭，以丁繼憂不出。為人潔己愛民，虛懷造士。好學能文，八十猶手不釋卷，著有《心性解》。子應龍，字珠江，承父訓，弱冠領嘉靖戊午（三十七年，一五五八）鄉薦，令武昌，肅清弊政，擢戶部主事、敘馬瀘兵備副使，平奢酋、靖女夷。父子所至皆有政績。步聖諱斌，《順德縣志》稱：

斌，教讀隣縣，撤帳歸，遇失金投水者，盡所攜脩脯，與以救之，不以語人。諸從闖主釀命，被累及，自投谷謂己貲尚可苟延待白，諸從貧難任訟也。《譜》稱斌又與名臣方獻夫相唱和交遊，合準民（民準）父子觀之，則甘水黃氏非有家學傳承，弗能以德以學、以政績鳴於一方，則其家世自屬耕讀傳承者流也。斌子廷璣，捐產於兄瑾、廷珣，白父累橫逆不校，好吟詠為師隣里，稱祭酒，著有《淑里集》、《倫誼編》。机（璣）子鎬，博學能文，不求聞達，能以文驗人修短，嘗以田宅讓兄弟，筑石圍捍水，人稱黃公堤，輒賑貧者，卒祀鄉賢。此種家風，其影響子孫自深。

馬楚堅先生接着又徵引《順德縣志》而對黃步聖之曾孫黃亮垣加以記述：黃士俊即亮垣，號玉崙；七歲能文詞，萬歷丁未第進士，廷對第一，補國史修撰，崇禎二年己巳，官至禮部尚書，后乞歸；崇禎九年丙子，復被召授光祿加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后因與權相意見相左而以病二次乞歸；南明桂王永曆三年，再次被召入輔臺；有子昌禎、昌祺、昌禧，昌祺與弟昌禧皆早卒，但昌祺有子承珣。然后，又以黃東先生等編《河源雙江黃氏族譜》*²⁵所附《明萬曆進士、狀元及第、文淵閣大學士士俊於天啓三年修譜序》等為據而進行考證並寫道：

據之，則黃元甫遷至順德，傳家自有義方，至黃士俊，家世最為興盛，官至宮保。士俊，以明亡，奮起參與抗清運動，方志避諱略之，余於《明末何吾驕相國之生平與志節》一文*²⁶，考釋黃士俊與何吾驕偽降，遊說清將李成棟反正，使陷於清手之廣東，不費吹灰之力，重回南明懷抱中，於改變永曆態勢，與有功焉。據黃士俊著述，黃元甫，為久康之后，久康為黃化之后，化為黃峭山之支，峭山則源出戰國春申君也。黃士俊既參與抗清復明運動，清順治七年（一六五〇）末

以永曆兵敗遠走廣西、而云貴，己老不能隨南明軍轉移，子然退隱山林，數年足不下樓，至八十五歲去世后，子孫承其忠孝之身教，不忘先人忠烈精神，及民族氣節，故凡裔終清世皆無仕者，蓋以耕讀自勵也。據羅香林教授《乙堂劄記》云：

嘗訪知士俊孫承珣慟祖母潘氏而亡，其子姪傳善等皆隱而不仕，對外人絕口不涉祖事，士俊著述亦密藏，致為文網漏魚。善子棣兆，生文蓀。道光間，文蓀，遷家番禺菱塘大橋村，遂為番禺黃氏分枝之宗焉。文蓀卜居后，置塾於鶴洞課徒，教授里人子弟。蓀子仕華，華生子：有忠、有材、有騰、有滔。有騰，好學，師事九江先生。仕華逝，眾以食指繁而分爨，各得十餘畝田以自立，自之家道中落矣。惟此甘水分枝，未聞有支譜，惜哉。

據此所云，可知黃世仲系出黃士俊之后，殆清宣宗在位時，其高曾祖棣兆、曾祖父文蓀徙禺，自為新枝奕叶之宗支。然則為何而遷家，此當一八四一年中英鴉片戰爭起后，避地所然。惜數傳分家，致家道中落，影響黃世仲至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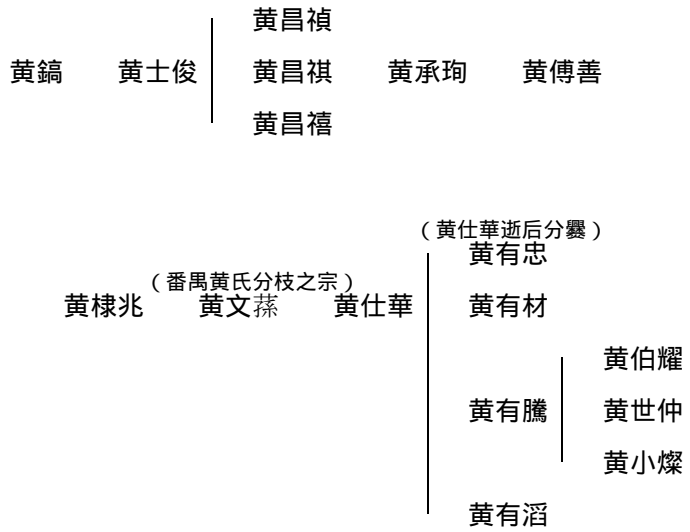
此下，馬楚堅先生又引出羅香林先生《乙堂劄記》中如下一段記述，以明番禺黃氏“有”字輩以及包括黃世仲在內的再下一輩的情況：

有忠生迪洪，有材生大郎，有騰生伯耀、世仲、小燦，有滔生燕章、燕金...
...。先是，於仲十歲時，祖父遭匪劫勒索金，家道為之衰落。祖回，未幾病逝，諸父分爨。仲父忍貧訓子篤於學行，仲及冠，嘗欲赴鄉試，父以祖仇滿扶南明之風節，誨之再三，志遂不伸而有所拓焉。既長，昆仲亦嘗執教鞭以協家用。仲年十九，娶麥氏為室。

以上馬楚堅先生的考析和勾勒，實際上把黃世仲從遠祖以迄父輩的家世展示了出來。根據他的考析和勾勒，筆者試將黃世仲世系表列如下：

(?) (遷粵之雄州)
楚春申君黃歇... 黃元甫太祖... 黃峭山 黃化 久康

(順德黃氏始祖) (黃元甫十六世)
黃元甫..... 黃邦直 珠江
..... 黃步聖 | 黃瑾
 | 黃廷珣
 | 黃廷璣



該世系表容有不盡準確之處，但當大致無誤。結合羅香林、馬楚堅二位先生的記述，可以看出：

(1) 黃世仲先代疑可遠溯至戰國楚春申君黃歇；至黃元甫之太祖，南遷至粵之雄州（今廣東省南雄縣）；至宋至和三年（1056年）出生之黃元甫，再南遷至順德（今廣東省順德市），是為黃氏順德始祖；至黃世仲之曾祖黃文蓀，於清道光年間（1821-1850年）遷至廣東番禺菱塘司崇文二十四鄉大橋（今廣東省廣州市芳村區東漵街西塱大橋），是為黃氏番禺分枝之宗；黃文蓀生黃仕華，黃仕華生黃有忠、黃有材、黃有騰、黃有滔四子^{*27}，另外還生有一女名黃孺姑^{*28}；黃仕華四子中黃有騰生黃伯耀、黃世仲、黃小燦。由此可知，黃文蓀乃黃世仲之曾祖，黃仕華乃黃世仲之祖，黃有騰乃黃世仲之父。經羅香林、馬楚堅二位先生的考析和勾勒，黃世仲之家世，已大致清楚。

(2) 清嘉慶黃氏撰《黃垂憲堂族譜》既謂“吾先為粵中望族，以理學見著於世”，又歷敘順德黃氏始祖黃元甫十六世，包括著有《心性解》之黃邦直和本人與明弘治至嘉靖間名臣方獻夫（1484-1544年）相唱和交遊、其子黃廷璣著有《淑里集》和《倫誼編》之黃步聖的德、政、學行，而馬楚堅先生據茲謂至明嘉靖前后黃世仲十二世祖即黃步聖一代，“甘水黃氏非有家學傳承，弗能以德以學、以政績鳴於一方，則其家世自屬耕讀傳承者流也”。又，清郭汝誠《順德縣志》、《河源雙江黃氏族譜》所附《明萬歷進士、狀元及第、文淵閣大學士士俊於天啓三年修譜序》等既載生活於明末清初之黃步聖曾孫黃士俊官至宮保等事，而馬楚堅先生更從中揭示出黃士俊曾僞降清將李成棟以遊說李成棟反正歸南明等情。如此看來，謂黃世仲祖上以理學著稱、本

為粵中望族，當無不妥。

(3) 馬楚堅先生既謂黃士俊子孫“凡裔終清世皆無仕者，蓋以耕讀自勵也”，又徵引出羅香林先生《乙堂筭記》中所記如下諸事：道光年間（1821-1850年）黃世仲曾祖黃文蓀遷番禺后，置塾於鶴洞課徒；光緒七年（1881年）黃世仲年十歲時，其祖黃仕華遭匪劫勒索金，家道為之衰落；黃仕華於歸后未幾，大約在次年（1882年）前后即逝，黃世仲父輩乃以食指繁而分爨；黃世仲父黃有騰本“好學，師事九江先生”，分爨后又“忍貧訓子篤於學行”。由此可見，黃世仲家道之中落，既不是在楊世驥先生所說的甲午、乙未（1894-1895）間，也不是在方志強先生所說的道光、咸豐、同治年間（1821-1874年）；楊世驥先生謂黃世仲之祖和父均以理學著稱，雖未免有點言過其實，却還是事出有因，而方志強先生所謂黃世仲父輩已窮困非常且已目不識丁，則與實情未符；楊世驥先生謂黃世仲家族直至黃世仲幼時仍為粵中望族，完全符合實際，而方志強先生所謂黃氏家族從黃世仲高祖輩起家道已漸衰落、至黃世仲出生時已難稱粵中望族，也難以稱為的論。說到底，黃世仲出生及童稚時期，其家庭仍屬於處於末世的粵中名門望族，只是在其十歲以后才成為普通的貧窮之家；李育中先生謂黃世仲“是舊式所謂‘讀壞書’人物，出身破落地主家庭，少年時已陷於窮困”^{*29}，倒是較為符合實際。

(三)

關於黃世仲的早歲生活，即黃世仲從出生到弱冠后遠走南洋以前二十來年間幼、童、青年時期的鄉居生活，如前所述，馮自由、楊世驥、方志強和羅香林、馬楚堅等先生均有過詳略不一的記述。然而，馮自由、楊世驥、方志強三位先生的記述，互相間本有不一致之處，與羅香林、馬楚堅二位先生的記述相比也互有不同。筆者以為，馮自由、楊世驥、方志強三位先生的記述雖各有可取之處，而羅香林、馬楚堅二位先生的記述却既更詳細、又更可靠一些。按照羅香林和馬楚堅二位先生的記述，黃世仲這二十來年間的鄉居生活，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小的階段，即從1872年出生起到1881年家道衰落前的第一階段、從1881年家道衰落起到1888年止的第二階段、從1889年往來粵澳間中止讀書起到1893年赴南洋前止的第三階段。

第一階段可以稱曰童稚階段。當黃世仲出生的時候，其曾祖父黃文蓀已舉家遷居番禺且置塾鶴洞課徒。當時，其高祖黃棣兆尚健在，其祖父黃仕華也還未遭匪劫勒，其家道雖然比不上先代最興盛的時期即黃士俊時期，却當還是比較好的五世同堂幸福

之家。因而，黃世仲也就有接受良好的童蒙教育的家庭條件。事實上，黃世仲也確實接受了良好的童蒙教育。馮自由先生上揭《洪秀全演義 作者黃世仲》云：

（黃世仲）少穎悟好學，讀書過目成誦。

馬楚堅先生所引羅香林先生《乙堂筭記》之文字中更有如下記述：

（黃仕華）諸孫中，以伯耀、世仲賦能讀書，尤以仲聰敏過人，過目不忘，志異於同齡，而為其高祖所鍾愛，躬為二人開蒙……。仲至九歲已能閱《通鑑綱目》、《通鑑紀事本末》，十歲則讀《史》、《漢》而《通鑑》，十二歲則蕭《選》、《唐宋八家文》皆能誦。

其高祖既為之開蒙，黃世仲當已年五、六歲，時在1876—1877年左右。至1879年九歲時，已讀《通鑑綱目》、《通鑑紀事本末》；至1880年十歲時，已讀《史記》、《漢書》乃至《通鑑》；至1882年十二歲時，則更進一步，已能誦讀蕭統《文選》和唐宋八大家古文。由此看來，馮自由先生謂其“少穎悟好學，讀書過目成誦”、羅香林先生謂其與兄黃伯耀皆“賦能讀書”而“尤以仲聰敏過人，過目不忘，志異於同齡”，乃非虛語。

然而，黃世仲在童稚階段並非只是接受正統儒家教育，而是還接受普通社會流行之歷史傳說和戲劇小說的民間通俗教育。羅香林先生在上揭《乙堂筭記》中謂黃世仲

……幼嗜說部，致野史、小說無不寢饋。並好談論太平天國事、戲劇所演於長輩，每得必筆而錄之，高曾父老莫不以龍象視焉。

其實，黃世仲自己后來也曾經說過：

孩童隨父兄入於演劇之場，見夫傀儡登臺，忠姦賢佞，神形畢肖，為之心往神怡，遇忠者愛慕之，姦者怒嫉之。演至富貴榮華，而心為之炫；唱至生離死別，而神為之酸。若見夫貪官污吏、土豪惡棍魚肉鄉民，忽不覺悲咽之何所；一經報應不爽，則又以為天眼昭昭，而心為之大快。^{*30}

孩提隨父兄入於劇場，伶人之做手如何，腔口如何，本不甚能分辨。然其裝面具、飾須眉，一舉一動，觀者當場無不眉飛色舞。及觀劇既畢隨父兄回寓，猶津津焉談道弗衰。較夫授以詩書，使口通心維，其過耳目而不忘者，誠不及觀劇感情之萬一也。^{*31}

童時與高曾父老譚論洪朝，每有所聞，輒筆記之。^{*32}

可見羅香林先生所說誠為確鑿不二之論。如果說其高祖為之開蒙的正統儒學教育對黃世仲後來文史兼通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的話，那麼這種民間通俗教育對黃世仲後來長於並喜愛小說以及其他形式的文藝創作當是甚有影響的。

第二階段可以稱曰校讀階段。1881年黃世仲十歲時，家道發生重大變化。這一年，黃世仲的祖父黃仕華遭土匪綁票，成為人質；被贖還家后未幾，也許就在次年（1882年）逝世，黃世仲之高、曾祖想亦在此前后魂歸道山。事態的這一發展，對番禺黃氏分枝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家道從此開始驟然衰落；未久，黃世仲父輩也以食指繁而分家，黃世仲父黃有騰以子女最多而自然成為兄弟四人中負擔最重者。這樣一來，黃世仲自然也就失去了其在童稚階段所曾有過的接受童蒙教育時的那種良好的家庭條件。然而，兄弟分爨后的黃世仲父親黃有騰本“好學，師事九江先生”，是位讀書人，對子女教育自然也是重視的。其時家境雖然不好，但方志強先生自己就說黃有騰還有田地十多畝^{*33}，所以恐怕也還未貧困到像方志強先生所說的“連鍋鏟都無一把”的地步。故也就能“忍貧訓子篤於學行”，從而也就使黃世仲能夠在因家境清貧而不得不力所能及地幫助其父維持家庭生計的同時，不僅能繼續接受家庭和普通社會之通俗教育，而且還能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

關於黃世仲早歲生活的這個階段，馮自由先生未記什麼，楊世驥先生僅記了一句“年十六，從南海朱次崎（按，當為朱次琦）受學”。方志強先生則所記稍多：

世仲自十二、三歲起便與兄長在佛山紙廠商店執筆為父收帳記帳，處理業務，父親甚感欣慰，並贊曰：“我養兩個仔如此能干，很安樂，不枉費心机！”

光緒十一年乙酉（1885年），黃世仲十四歲，曾入讀佛山書院，與陳千秋（名冕，號禮吉，康有為的高足弟子）“同研兩載”。

羅香林先生《乙堂劄記》也有記述：

（黃世仲）十二歲則蕭《選》、《唐宋八家文》皆能誦。……稍長，送佛山書院隨朱九江先生門下深造。

黃世仲自己後來也曾分別在《辨康有為政見書·結論》*³⁴和《論張之洞之禁 新民叢報》*³⁵二文中分別說過：

陳氏原名冕，號禮吉，向寓佛山。其未受業於康氏以前，與僕同研兩載。

某與《新民叢報》記者，向同受業於陳坪梅先生之門，自后天各一方，我在西時他已北，我到南時他又東，以故十餘年來未曾一談，未通一問。雖所謀各異，志向亦殊，然而文字神通，猶得於報紙中觀其言論宗旨。

從上述這些記述以及本文開始時所引方志強先生關於黃世仲之父先是“挑菜往佛山等地出售”、后被佛山一紙廠老板收留打工、再后又將紙廠商店交其打理等情形的記述，可以理出有關黃世仲校讀階段生活道路的一個綫索，即：自家道衰落、父輩分爨以后，黃世仲在繼續接受家庭教育以及普通社會通俗教育，且在十二歲時（1883年）已能誦讀蕭統《文選》以及《唐宋八家文》的同時，先是與其兄黃伯耀一起在已由其父打理的佛山紙廠商店幫助父親收帳記帳、處理業務，后又被送入佛山書院讀書且曾與梁啟超、陳千秋為同窗。不過，諸家對一些具體情況的記述並不一致或尚待確認，故需略加辨析。

首先是關於黃世仲與兄黃伯耀在佛山紙廠商店執筆為父收帳記帳問題。方志強先生當是根據在黃世仲后人處得到的傳聞予以記述的。問題是，這一記述可信嗎？看來當是可信的。按，方志強先生謂此系黃世仲“自十二、三歲起”、即自1883年或1884年開始之事。而黃世仲之祖父黃仕華大約逝世於黃世仲十一歲時的1882年，黃世仲父輩分家大約也在這一年，那麼黃世仲之父黃有騰也就當在這一年或次年即1883年開始在耕種分家時所得田地的同時，又挑菜到佛山等地出售，未久即又為佛山一紙廠老板所賞識且終於被委打理紙廠商店。如此看來，黃世仲與其兄到紙廠商店助父收帳記帳、處理業務，也就是可能的了。不過，方志強先生關於佛山紙廠老板曾為黃有騰娶妻的記述却令人懷疑。因為，考慮到黃世仲生於1872年、黃世仲之兄黃伯耀生於1863年*³⁶，如果黃有騰若因得佛山紙廠老板幫助而成家，那麼黃有騰之到佛山等地賣菜，就當在家道尚未衰落以前約二十來年，而當時黃氏家道既未衰落，兄弟更未分爨，黃有騰恐怕既不一定要挑菜到佛山等地出售，也未必在娶妻一事上要靠佛山紙廠老板給

予幫助。看來，方志強先生關於佛山紙廠老板為黃有騰娶妻一事的記述實系取自傳聞，是未必可信的。

其次是關於黃世仲進佛山書院讀書的時間問題。黃世仲入佛山書院讀書的時間，楊世驥先生說是在1887年黃世仲十六歲時，方志強先生說是在光緒十一年即1885年，羅香林先生僅說是“稍長，送佛山書院……深造”而未明具體年份，黃世仲本人也未明確說是哪一年。但黃世仲本人說陳千秋“未受業於康氏以前，與僕同研兩載”，又說自己“與《新民叢報》記者”即梁啟超“向同受業於陳坪梅先生之門”，却為弄清其入佛山書院讀書的時間問題提供了綫索。按，陳千秋、梁啟超受業於康有為，都是在1890年。但梁啟超之入佛山書院，是在1886年，第二年即已進廣州學海堂讀書。既然如此，那麼黃世仲也就至遲應在1886年入佛山書院讀書，因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與梁啟超“同受業於陳坪梅先生之門”；考慮到黃世仲年長梁啟超一歲，那麼其早於梁啟超一年即在1885年入佛山書院當是可能的。又，陳千秋生於1869年，至1885年已十七歲，其入佛山書院至遲也當在這一年，從而也就可以與黃世仲“同研兩載”。這就是說，黃世仲入佛山書院讀書的時間，當以方志強先生所主之1885年為近是，而楊世驥先生所說的1887年，看來是有點遲了的。

再次是關於黃世仲入佛山書院受業於誰的問題。楊世驥先生很早前就不僅說黃世仲“年十六，從南海朱次琦（按，當為朱次琦）受學”，而且說黃世仲“和康有為既屬通家，又有同門之雅，而兩人性情皆極詭誕，常因細故發生斗毆，日后彼此政見更復不同，以致勢如水火”^{*37}。后來，鄭逸梅先生也說“撰《洪秀全演義》之黃小配，曾師事朱次琦”^{*38}。錢仲聯先生主編之《中國文學大辭典》^{*39}《黃世仲》條也說黃世仲“少從名學者朱次琦學”。但還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李育中先生就已指出：

他（按，指黃世仲）小於康有為十多歲，有人說地和康有為同師朱九江（按，即朱次琦），有私怨，向積不相容，論年紀完全沒有這種可能。他之反對康梁，全然是政治立場關係。^{*40}

后來，關志昌先生也說：

（楊世驥）所記未盡可信，緣朱次琦生於一八〇七年，卒於一八八二年，終年七十六歲，時黃世仲年十一，康有為（長素，1858-1927）年二十五，黃世仲十六歲之時，朱次琦墓木已拱。^{*41}

到了近幾年，馬楚堅先生在上揭《宣傳辛亥革命之文字功臣：黃世仲行實考》中於徵引羅香林先生的有關記述后更指出：

……楊世驥所以稱其“祖若父均以理學著稱，本為粵中望族。年十六，從南海朱次琦受學”之說，非空穴之談，前者是，后者受學則屬耳食待權之隨筆所書。

其實，從朱次琦受學者乃黃世仲之父而非黃世仲。馬楚堅先生在同文中於考辨佛山書院之歷史發展過程之后說：

……九江先生有門人嘗振鐸於此，世仲父有騰，嘗受業於九江禮山草堂，今仲則繼受學於朱門之徒。世仲承若祖若父之教，踵武受學於斯脈，則當師事朱門高弟若朱通儒者流，楊世驥則隨筆所聞將其父子混為一，疏於以年歲推之也，此關志昌氏亦有詳論其非，及世仲與康有為同門之謬，所言甚篤也。

不過，李育中、關志昌、羅香林、馬楚堅等先生雖然不認為黃世仲在佛山書院受業於朱次琦，而李育中、關志昌二位先生却均未指明黃世仲究竟受業於何人，羅香林、馬楚堅二位先生也只是分別說黃世仲是“隨朱九江先生門下深造”、“受學於朱門之徒”。倒是黃世仲本人對這裡的問題做出了回答，其所說“某與《新民叢報》記者，向同受業於陳坪梅先生之門”一語^{*42}，明確地告訴人們他在佛山書院是受業於陳坪梅的。可惜的是，在很長很長的時間中，研究者未見黃世仲此語所從出之文，致既有不確之論長期流行，又有辨而未明之說多時存在，令人不能不相信真理之探索實在不易也。

第三階段可以稱之曰謀生階段。黃世仲在佛山書院讀書，已難確知其究竟終止於何時。郭天祥先生《黃世仲年譜長編》^{*43}1887年下載“先生（按，指黃世仲）繼續在佛山書院讀書”，1888年下以上揭方志強先生《黃世仲大傳》所說為據載“先生（按，指黃世仲）繼續讀書”，1889年下載“是年前后先生（按，指黃世仲）開始一邊讀書，一邊為生計奔波，往來於粵港澳之間”。其謂黃世仲1887年讀書時，說是“繼續在佛山書院”；謂黃世仲1888年讀書時，却只是說“繼續讀書”而未明是否是仍在佛山書院，但看來似乎仍是視黃世仲在佛山書院讀書的；到講黃世仲1889年前后情況時，則說是“開始一邊讀書，一邊為生計奔波，往來於粵港澳之間”，也就是說黃世仲之讀

書，已不是在佛山書院而是自學，因為如果仍在佛山書院讀書的話，恐怕就很難“為生計奔波往來於粵港澳之間”了。郭天祥先生的說法，雖然尚非的論，但也並非全然無據，當是大致可從的。事實上，1889年黃世仲已經十八歲，也到了應當考慮已經陷入貧窮多年的家庭生計並為之奔波的年齡，很難繼續再到佛山書院或像梁啟超一樣到廣州某一書院讀書了。據此，則黃世仲當大約從1889年開始，進入了他的早歲生活的第三階段。

那麼，黃世仲在其早歲生活的這個階段上的情況如何呢？方志強先生在上揭《黃世仲大傳》中說：

黃世仲亦曾參加過三次科舉考試，但皆名落孫山。

世仲亦與清朝“八股取士”格格不入，但他迫於生計，曾替人當槍手即槍替，……考舉人而獲售，新會某氏為此而送來大米一擔和白銀禮金致謝。

……為尋求生計和覺世之路，他曾往來於粵港澳之間，后又去番禺麥村，入其兄黃耀恭開設的私塾中幫助教書。其所取妻室亦麥村人氏。光緒十七年辛卯（1891），黃世仲二十歲時，其長男黃福蔭生於番禺大橋鄉。

關國煊先生在上揭《黃世仲（1872-1912）傳略》中說：

……世仲嘗三次應童子試，不售。（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子福蔭生於番禺。

羅香林先生在上揭《乙堂筭記》內有關文字中云：

……仲及冠，嘗欲赴鄉試，父以祖仇滿扶南明之風節，誨之再三，志遂不伸而有所拓焉。既長，昆仲亦嘗執教鞭以協家用。仲年十九，娶麥氏為室。

這些記述涉及到黃世仲早歲生活第三階段的好幾個問題。其中，關於黃世仲娶妻和長子出生二事，雖敘及者方志強先生只敘及后者、羅香林先生只敘及前者、關國煊先生亦只記載黃世仲長子之出生時間，而方志強和羅香林二位先生位先生系據調查而記、關國煊先生當據方志強先生之說而述，三位先生所記又相互吻合，應是可信的。就是說，關於黃世仲娶妻成家和長子出生二事，幾位先生的記述是清楚的，即：黃世仲在年十九歲的光緒十六年（1890年）娶妻麥村女子成家，其長子福蔭於此后一年

(1891年)出生於番禺大橋家中。然而，關於黃世仲是否參加科舉考試問題，幾位先生的記述却互有出入，故也需要在此加以辨析。

關於黃世仲是否參加過科舉考試問題。方志強先生說黃世仲“曾參加過三次科舉考試，但皆名落孫山”，關國煊先生據方志強先生所述亦謂黃世仲“嘗三次應童子試，不售”，而羅香林先生却說“仲及冠，嘗欲赴鄉試，父以祖仇滿扶南明之風節，誨之再三，志遂不伸而有所拓焉”。方志強和羅香林二位先生均是據調查而書的。然而，羅香林先生的調查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當時黃世仲之兄黃伯耀還健在且是羅香林先生調查時主要調查對象之一，因而其記述較之方志強先生據晚約半個世紀之久的調查所做的記述來自當更為可信。就是說，在年二十的時候，黃世仲雖曾想赴鄉試，而因其父“以祖仇滿扶南明之風節”誨之，未預科舉。馬楚堅先生不僅同意羅香林先生的記述而不取方志強先生的說法，而且於黃世仲不預科舉的原因有所補充。在上揭《宣傳辛亥革命之文字功臣：黃世仲行實考》中，他寫道：

朱九江之學重力行進德以修業，明體以達用，五學四行無漢無宋，惟精專一，旨蘊經國濟世，民族主義，由是黃氏沐熏而學問德行、文辭經濟、融會庭訓，及汾江學風宗旨之傳統，別有所得，而異於同儕，然亦因此而不預科舉（原注：“有論者稱黃世仲嘗三次參加科舉考試及為人捉刀代考試，語不知何所據，不從”），致“以居鄉不得志”，不得不另謀出路，而應天下國家之用也。

馬楚堅先生既從黃世仲所受學校教育之精神方面進行論述，又注意到黃世仲所受之“庭訓”即羅香林先生所謂“父以祖仇滿扶南明之風節，誨之再三”云云，從而謂黃世仲“不預科舉”，這就更是增加了黃世仲並未參加過科舉考試這個結論的說服力。

至於黃世仲為尋求生計而往來於粵港澳之間以及之后執在麥村助其兄執教鞭以協家用的時間問題，上引方志強和羅香林二位先生的記述中雖然敘及，但却都是籠統言之，缺乏明確的答案；在沒有發現更為詳細的相關資料的情況下，實在也無法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不過，以情理論之，黃世仲大約在1890年娶妻成家后就應當考慮生計問題。筆者推測，大約從其年十八歲的1889年進入其早歲生活的第三階段起，就應當先是為生計奔波來往於粵港澳之間，然后在擬參加科舉考試而不得的情況下到其兄在離家不遠的麥村開設的私塾中協助教學；考慮到羅香林先生所說“仲及冠，嘗欲赴鄉試”而不得一語，也許其到麥村助兄教學就在其“及冠”之年即1891年吧！

黃世仲的家世和早歲生活，自然還有一些細節尚不清楚；即使是上面的諸多辨析中，有的仍然帶有推測成分，未必都那麼十分確鑿。但限於資料，目前也只能辨析到這一步。這裡，筆者也只能以上述辨述為根據，將黃世仲的家世和早歲生活加以概述。

黃世仲出生於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廣東番禺菱塘司崇文二十四鄉大橋（今廣東省廣州市芳村區東漵街西塋大橋）人。其家族世系疑可遠溯至戰國楚春申君黃歇，由黃歇開始至黃世仲一代之直系血統可表列如下：

(?) (遷雄州)
戰國春申君黃歇…… 黃元甫之太祖黃某某……

(遷順德)
…… 宋至和三年（1056年）出生之黃元甫……

…… 黃元甫十六世黃步聖 黃廷璣 黃鎬

(曾參加抗清扶南明活動)
明末官至宮保之黃士俊 黃昌祺（兄弟共三人）

黃承珣 黃傳善 黃世仲之高祖黃棣兆

(清道光間遷番禺) (遭匪劫勒、家道衰落，時黃世仲十歲)
黃世仲之曾祖黃文蒸 黃世仲之祖父黃仕華

(以食指繁而兄弟分爨，時黃世仲約十一歲)
黃世仲之父黃有騰（兄弟共四人）

黃世仲（兄弟共三人，即黃伯耀、黃世仲、黃小燦）

由此可見，直到黃世仲年十歲前，不僅其家道一直富裕，而且耕讀傳家，完全可稱粵中望族。黃世仲在童稚時期，既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又接受了普通社會的通俗教育。1881年十歲時，因其祖父黃仕華遭匪劫勒，黃世仲家道衰落；大約在次年即1882年，其父輩以食指繁而分爨，然其父仍忍貧訓子篤於學行，黃世仲仍能在不得不力所能及地在佛山紙廠商店收帳記帳等方式幫助其父維持家庭生計的情況下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到1885年十四歲時還被送入佛山書院從陳坪梅先生接受正規學校教育。

然一則由於朱氏之學蘊經國濟世和民族主義，二則由於其父以祖仇滿扶南明之風節誨之，黃世仲未預科舉，大約從1889年十八歲時開始，走了一條與曾經同學於佛山書院的梁啟超不同的生活道路，一邊為生計而奔波於粵港澳之間，一邊仍然堅持讀書自學；次年即1890年十九歲時娶妻麥村女子成家；大約從再后一年即1891年開始，又到其兄在麥村開設的私塾中助兄執教。

1893年，黃世仲與其兄一起，離鄉背井、遠赴南洋，從而結束了自己的早歲鄉居生活。一個廣闊的新天地正在等着他。 ㊦

【注】

- 1) 原載上世紀三十年代未出版之《逸經》某卷某期，未見；后收入《革命逸史》第二集，商務印書館1943年2月出版；中華書局1981年6月出版。
- 2) 37) 見《新中華》復刊第一卷第十二期；《文苑談往》第一集，中華書局1945年4月出版。
- 3) 4) 見《黃世仲與辛亥革命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二輯，(香港)紀念黃世仲基金會2002年2月出版。
- 5) 羅香林《乙堂筭記》。筆者未見。此處以及下文所引該書中文字，均轉引自上注馬楚堅先生《宣傳辛亥革命之文字功臣：黃世仲行實考》。
- 6) 見《黃世仲與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紀念暨黃世仲投身革命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紀念黃世仲基金會2001年8月出版。
- 7) 29) 40) 見《廣東小說家雜話》，《隨筆》第一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出版；華南師範大學近代文學研究室編《中國近代文學評林》第一輯，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11月出版。
- 8) 見陳永正主編之《嶺南文學史》民主革命時期第五章第二節，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
- 9) 見廣州市白雲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白雲文史》第七輯，1992年8月印行。
- 10) 見《廣東歷史名人傳》，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 11) 見第五編第十八章第六節《陳天華、黃小配的資產階級革命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
- 12) 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小說》節，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
- 13) 見廣州市芳村區政協《芳村文史》編委會編《芳村文史》第三輯，1991年2月印

行。

- 14) 見鍾賢培主編《中國文學知識寶鑑(近代卷)》中之《武昌起義前的槍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 15) 見《洪秀全演義》，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
- 16) 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學海泛舟二十年》，(香港)語絲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
- 17)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
- 18) 北京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
- 19) (香港)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
- 20) 商務印書館1937年出版；中華書局1959年出版。
- 21) 見《晚清小說議瑣(十題)》，《關隴文學論叢》第1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
- 22) 34) 見《辨康有為政見書》，顏廷亮《黃世仲與近代中國文學》，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 23) 黃世仲：《保壽命說》，見張克宏編《黃世仲黃伯耀弟兄南洋詩文集》，(香港)紀念黃世仲基金會2001年11月出版
- 24) (香港)順德聯誼總會己酉年景印清咸豐癸丑年刻本。
- 25) 《河源雙江黃氏年譜》編委會1993年印行。
- 26) 按，馬楚堅先生此文見其所著《明清邊政與治亂》，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文引何士俊撰《大明進士、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師、吏、禮、兵三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賜勅印尚方劍、便宜行事、省輔象岡何公墓志銘》中關於何吾騶相國等密謀相機說李成棟反正、李成棟“引公(按，指何吾騶)偕余(按，系黃士俊自稱)就議密室”、終成李成棟背清而歸南明的記載，以考釋何吾騶和黃士俊之偽降李成棟實系遊說李成棟反正之舉。
- 27) 按，黃有忠、黃有材、黃有騰、黃有滔四兄弟之行次排列，在黃世仲之姪黃鑑泉先生所遺黃氏《族譜》(系稿本，筆者有其復印件)中作黃有滔、黃有忠、黃有材、黃有騰。
- 28) 方志強《黃世仲大傳》—《家世》中云黃世仲之祖父“生有四子一女，……女名璪姑”。《黃世仲大傳》，(香港)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1999年3月出版。
- 30) 黃世仲：《小說種類之區別實足移易社會之靈魂》，見《中外小說林》丁未年第十三期。

- 31) 黃世仲：《改良劇本與改良小說關係於社會之重輕》，見《中外小說林》第二年第二期。
- 32) 黃世仲：《洪秀全演義 自序》。
- 33) 方志強《黃世仲大傳》稱“黃世仲……為革命，連十多畝祖田都賣掉為國捐資”。按，此當系據在黃世仲姪兒黃鑑泉先生等處調查所得而記。《黃世仲大傳》，(香港)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1999年3月出版。
- 35) 42) 見張克宏編《黃世仲黃伯耀弟兄南洋詩文集》，(香港)紀念黃世仲基金會2001年11月出版。
- 36) 見符實《近代革命小說家黃伯耀》，《人物春秋》2000年第3期。又，(香港)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2000年4月所出《中外小說林》影印本上册封底勒口介紹黃伯耀，云其生於1861年，未知所據。但即使所說正確，也不影響此處所論。
- 38) 《藝林散叶》第1714條。《藝林散叶》，中華書局1982年12月出版。
- 39) 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 41) 關志昌：《黃世仲》，《民國人物小傳》第十五冊，(臺北)傳記文學社1994年印行。后又改寫為《黃世仲傳略》(見香港筆薈第十一期)和《黃世仲(1872-1912)傳略》，內仍均有與此相似文字。
- 43)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YAN Tingliang)